

郭 平 主 编
陈 蜜 副主编



构 虚 四 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虚四集 / 郭平等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14-07945-9

I. ①构… II. ①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8360 号

刻舟书系

书 名 构虚四集

著 者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科基地班(2009级)小说创作课
主 编	郭 平
副 主 编	陈 蜜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装 帧 设 计	陈 翌
责 任 监 制	陈晓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7945-9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总序	1	骆冬青
序 小说的能量积累与释放	1	郭 平
茫茫	1	牟盛洁
理想世界	8	袁珊珊
济南	23	乐 曲
枕河	32	张嘉薇
都市	53	朱敏敏
丑闻	63	管文茜
一无所有	73	管艺婷
虾	85	刘 岑
猪啊猪	95	李琳琳
这是你的世界	104	刘宁一
给未来孩子的信	115	李 亚
远方	123	刘 旭

中元节	135	唐一方
风色	144	尹子茜
昙花	153	陈怡泉
世界	163	陈 蜜
风中的照片	174	吴莹莹
交错	184	孙倩倩
青春	199	张 眉
偷书	211	赵雪媛
“跑吧,严小璐”	219	吴 海
对话	231	夏帅波
空房	245	何 婷
无话可说	251	石 艺
废弃列车的下车之旅	260	王旻宁
梦醒后	272	夏 怡
晕血症	280	赵婷婷
烟	286	丁 欢
心雨	293	顾晓莉
忘记	302	李 淼

小说创作实践感想	308
----------	-----

茫 茫

牟盛洁

我至今只见过黄河一次，但无论当时如何惊心动魄，我现在也已经说不上来了。只知道当时的夜班火车里，又闷又臭，白天在酸涩的眼皮底下从窗外降临，而我第一次看到黄河，也就是那么一个极短的遥远的瞬间。

张未大概并不叫张未，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她叫什么，只是现在突然想到了张未这个名字，于是想当然觉得她大概就叫张未了。我跟张未在一起玩的时间，连一天都不到。而且那时我实在是还小，小得连事情都记不住，小得还能毫不费力地钻进矮矮的玻璃茶几底下玩耍，和张未一起。但当我决定写一个人的时候，就想起她了。张未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是舅妈那边的亲戚，而且这个亲戚可能还远了些，不然何以至今也就见过她一次？还是小舅舅结婚那会儿见过她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带她来的。

张未只在小舅家住了一晚，除掉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基本就是和我一起玩耍了。我们玩摸瞎子的时候我被椅子绊了一跤，额头磕在床角上，很疼，我连蒙眼睛的布都没想到摘下就拿手捂住额头，我觉得这下子铁定是要磕出一个大包来了。我还正想着就听到张未“哇”的一声就哭了，我急忙扯下了蒙眼睛的布条，才发现额头竟然磕破了，血已经流到眼睛边上了。我顿时就被血吓傻了，傻了几秒

钟，因为张未哭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只得回过神来，我走过去拍着张未的肩膀说：“没关系的，你别哭了，一点都不疼。”后来血就止住了，比止住张未的眼泪还要容易。

第二天张未就走了，走的时候张未拉着我的手说她以后还会来找我玩的。但那是我小舅妈教她那么说的，她照着说了。我笑着说好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把一篇小说的开头拿给闻祥看的时候闻祥是一边皱眉才一边看完的，然后说他看不懂这些东西。而直到那时我还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张未。

我跟闻祥熟起来大概是在我刚失恋的那段时间，闻祥知道我那时候心情不好，他也没问我，我也没有说。所以那段时间，我跟闻祥真正交流的时间很少，只是身边多一个人，不会显得那么空落落的。闻祥是那种人，觉得不该问的事他绝对不会多问。而我又恰好是这样一种人：觉得不必说的是绝对不多说的。但是跟闻祥碰到一块儿，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后来，我跟闻祥坐在北上的长途列车上，在黑夜与白天交接之际与浑浊的困意纠缠得精疲力竭，并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话题。

过了很久，我对闻祥说：“有一次去小舅家好像听小舅妈提到了张未，说她已经在工作了。”

闻祥却一脸吃惊地看着我：“你是说你那篇小说里的那个张未？”

“嗯，我当时也吃了一惊，原来我一点都没有记错，我一直对我写的那个人好奇，觉得她好像不是真的，我这么多年都没有看见过

她。”我想到，我是直到动笔的时候才想起张未这个人的，而那或许纯粹是偶然的。

闻祥似乎是想了一想，然后摘下了耳机，他凑过来，撩起我额头前的头发，故作认真地看了起来，我迟疑地问他在看什么。

“看看你小时候摔破头的疤还在不在。”闻祥笑道。

我便狠狠推了他一把，笑他：“你扯啥，谁告诉我我摔破头了？”

闻祥说：“不是你自己写着的么？”

“谁告诉你写的就真了？”

闻祥撇了撇嘴，便把头扭了过去，一副不再搭理我的样子。我从他的口袋里把他的 MP3 拿了过来，塞起耳塞兀自听起歌来，然后把目光折向窗外，天光已经越来越亮了，连北方枯瘦的树木掠过列车车窗的时候也似乎有了暖色。我想闻祥大概也在看着窗外吧。后来我觉得困乏，便闭起了眼睛，我想闻祥大概还在看着窗外吧。

我被闻祥摇醒的时候正好能透过车窗看到黄河。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头破血流的场面。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大我两级的两个学生正在追逐打闹，突然跑在前面的女孩子就一头撞在了结实的水泥墙上，顿时血就从她的前额流下来，和她的眼泪和在一起，她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追她的那个男生傻站在她旁边，眼泪在他眼眶里转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掉出来，直到老师火急火燎地赶过来抱起哭得不成样子的女孩。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站着，可能是坐在旁边的滑梯上，可能还离得更近些，我大概是吓到了，那时我总觉得流血的是我自己。后来那次跟张未在一起

玩的时候我不小心摔破了头，但哭出来的竟然是张未，现在想起来，当时的痛感显然已经找不到一点痕迹了，我竟困惑起来，也许那天摔破头的并不是我，而是张未。突然有那么一刻我很想见一见张未，如果有机会同她说上几句话，我很想问问她小时候一起玩的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可能，她和我一样也记不得了，甚至她可能连我也不记得了。但我终究没再见到过她。唯一一次她出现在我脑子里，就是有一次小舅妈无意提到了她，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小舅妈说张未已经上班了，我那时候觉得，她是不是张未已经无关紧要了，她可以叫陈未、姜未、李未或者其他一切。

车厢里的人虽然还是一脸倦容，但却已经是白天的气氛，夜里那种令人难受的沉闷已经像刚才见过数秒的黄河一样离得很远了。我对过的中年男人已经和他边上的人闲聊起来了，一张嘴就露出那口黑黄的牙，我便立马想到了他不停抽烟的样子。我跟闻祥随便聊了会儿，讨论了一下觉得大概还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闻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面包给我，但长时间闷在车厢里让我觉得很反胃，就又把面包推给了他，只对着矿泉水瓶子喝了几大口凉水，凉水下肚，觉得清醒了不少。闻祥看了我一眼，觉得我大概也不十分难受，便自己拆面包吃了起来。我对过的那两个人此时聊得更加热闹了，我甚至想加入他们的聊天了，但也只是想想而已，通常在火车上我并不和陌生人聊天，流动的人会让我觉得有种不实感。

“你不饿？”闻祥推了我一下，随口说道，一边还啃着面包。

“还好，车里太闷，都闷饱了。”我说。

“那下车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到那都该吃中饭了。”

“还是先找住的地方吧，你怎么就晓得吃。”

“坐这么长时间的车你还没怎么吃东西，怕你露宿街头之前就已经饿死了——”

没吃什么东西倒是真的，车厢的环境实在让人没有吃东西的胃口，但听闻祥这么说，便不愿在嘴上给他占了便宜，便又相互接了几轮话茬，就各自坐着等列车靠站了。

等到车厢里开始报站的时候我凑到闻祥旁边跟他说：“告诉你个秘密。”

闻祥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极夸张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装的。不过他立刻又装得一脸严肃，头靠在靠背上，斜着眼睛看我，说：“行——你说，我不告诉别人。”一边说还一边笑。

其实也不算什么秘密，我对闻祥说：“小时候我真的摔过一次把头磕破了。不过不是磕在这的。”我拿手指了指我的额头。

闻祥侧了侧身子，大概他也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秘密了，却不好意思泼我冷水，就说：“那是在哪儿？”

“在这，后脑勺这，过了很久才好的，那疤现在还在，不信你摸。”我指着我的后脑对闻祥说。

过了有一会儿，闻祥把手伸过来，他的手指撩开我的头发，轻轻触到了我的头皮，这时我突然感觉到那伤疤的地方猛烈地跳动了一下。

“有没有？”我轻声问。

闻祥看着我，轻轻拍了一下我的头，说：“没有，你骗人。”

火车快要靠站的时候车厢便骚动起来，大家各自取下行李朝车门拥挤过去，我和闻祥被挤在了中间，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好在咱们并没有太多的行李。火车停下来，当我第一只脚迈出车门踩在平实的水泥地上的时候，寒冷却又清爽的空气差一点就把我推倒了。闻祥似乎在我身后轻轻扶了我一把，我记得他凑到我耳边说喜欢我。而我彼时满眼睛全是涌向出站口的攒动的人头，所有的人都是背对我的，我本以为从流动的车厢上下来，世界便会静止了，原来仍是流动的。坐久了，双腿竟然几乎难以挪动步子，突然后面的人群推搡了一下，我一惊，加上没站稳，便打了个趔趄。我急忙转过头，仿佛是担心闻祥被这人群冲散了。我记得我转头的一瞬重又想起了我见过数秒的黄河。

郭平评语

不知道你以前写得怎样，这篇小说课作业你写得好极了！伊然大家手笔！

寻常的旅程，琐屑的记忆，一切的一切都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可是自始至终作品都有着扣人心弦的魔力。在平缓浅淡的语句中，叙述者内心微茫的心思无处不在又难以名状，可以分明感觉到某种紧张情绪潜滋暗长，但便是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清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纠缠自己。没什么不对，没哪里出问题，没有任何大事发生，却有心思处处弥漫。

仔细感觉，此文主要想写的当然是我与闻祥，是此刻，但这一对关系与此时心境无法落墨，于是，作品灵巧而又自然地将童年经历织入叙述，而这一关系事件的设置又没有落入窠臼地以“重要性”映衬此刻，它同样是浅淡、不“重要”的。但是，两相映衬之下，成了对此刻微茫心思的极大助益。而与“事”无关的黄河以一瞥之影照彻了所有，童年往事、此刻心怀，以及，这平静的寻常人生之旅。

理想世界

袁珊珊

一觉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黑到什么也看不见了。一摸怀里的包还在，又眯着眼睛缓了一会。这硬座把我的骨头都整硬了。半夜火车真他妈不是人坐的。车厢明晃晃的，闷到不行，也没有人走动，不知道哪个男人在一阵阵地打呼噜，半清醒的时候越听越清楚。我只好伸展下手脚，算是彻底清醒了。

“1：45”——差不多快到了。

这次算我运气差，没料到黄牛凶猛成这样，迟了半小时就连硬卧都给整没了。

也不知道阿光那个小子醒了没有，这大半夜的，外面肯定冷到死，没个人接怎么行啊！何况他的破马三除了载妞好歹也得服务一下兄弟。我掏出手机发了个短信给他，想不到没一会就回了：

“早到了，在出站口。车你认识，新换了黄轮胎。”

靠！真骚。还换轮胎。不过这一下我也放了心，把手机塞回裤袋，看了一眼窗外，还是黑的，啥也没有。

“2：06”，快了。

最后几分钟无所事事。黄轮胎……想起来就想笑他。真是……我向来就鄙视他的破车。一大老爷们开个白车还好意思玩改装，真当自己富二代玩GTR啊！肯定又是用来骗无知小姑娘的，

他就好整这一套……好吧，不过他也真够意思，竟然已经到了，还以为这小子搞不好不舍得从温柔乡里出来。

终于熬到下车了。

还好没啥行李，人挤人地一会儿就挤下来了。外面果然冷得够呛。刚才坐着腿就不麻利了，冷风一吹差点没站稳，腿肚子一个劲地打颤。紧了紧围巾，随着人流涌到出站口。

果然，这小子扎眼地立在那里。

这么冷的天套个皮夹克扮酷，一个人单薄地站在栏杆边上。大概是为了在人群里找出我，他脖子伸得长长的。我看着也觉得冷，真是……在兄弟面前装什么，也不知道加个围巾。那个白车在夜色里倒是挺明显的。他在那儿笑，一个劲地挥手。

我加紧了几步，“嘿！阿光！够意思！”

他一把拽过我的包，一手拍在我后脑勺上。

“哎唷！疼！”

“没礼貌！叫哥！”

于是我马上谄媚状：

“大表哥您好！大表哥您辛苦了！这么晚还劳烦您出来接小入我！嘿嘿！”

“哎哟，大学生您也辛苦了！大学生你饿不饿渴不渴啊？长途奔波，来来来，还有什么东西，表哥帮你拿。”

“你真他妈会演！”

“彼此彼此！”

“哈哈哈……”

其实这大晚上，经这么一折腾还是挺暖心窝的。

一会就上了车，上车前我瞄了眼轮胎，果然换成黄的了。

“你又折腾车干嘛？”

“我乐意……对了，去城东那房子吧？现在空着呢。你玩两天再走好了，我跟你妈说去。”

“成啊，你那儿有网没？”

“废话！偶尔我还是去住的！”

“喔唷，您还回家住啊？我还以为您宠幸众嫔妃都忙不过来了呢！”我又忍不住揶揄他了。

“大学生，您能不这么挤对我么？……哎，不对，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嫉妒啊？”

靠！

“大学生，怎么样？新学期泡到妞没？”

哪壶不开提哪壶，“没！”

关于阿光的魅力，我一直没怎么整明白。话说这大表哥长得吧就那样，财力吧也就那样，学历见识更不用说了。大学也没读，姨夫给整了辆小车就开始混社会了。

“哎，我问你个问题……”

“想问我怎么泡妞是吧？”这混蛋一边开车一边坏笑。

“是啊，你凭啥？”

“哈哈，我有特长呗！”他笑得更加没边没谱了。

特长？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我看除了长了张会跑事儿的嘴，也没别的了。姑娘们怎么就这么稀罕呢，前仆后继的。而且他还能同时泡好几个妞！妹的……老天爷啊，我都打了二十多年光棍了，你怎么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

我又看了眼阿光，还是那个一脸坏笑的样。哎……难道现在姑娘们都喜欢这种类型？

好长一段时间，他专心地开车，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车里的暖气让我昏昏欲睡，长途的疲惫突然涌上来了。

“哎，阿亮，我跟你说了个事……”

“嗯？……”我迷迷糊糊的。

“算了，回头再说。”

他要和我说什么？我脑子昏昏的，人也蜷进了座椅里。

可能后来睡着了吧……好像还做了个梦……梦里我开着一辆黄色的磨砂款 GTR，邻座上有一个巨正点的妞，笑得一脸灿烂……我正看着妞乐呢，回头一看驾驶座上竟然是阿光……他竟然一改往常那个臭贫样——左手点了一支烟，脸上隐晦不明，也没有一点笑意，看不出在想什么。我想叫他在车里别抽了，可是出不来声音，梦里面已经没了我。突然正点妞也不见了。只有阿光一个人在那里一边抽烟一边沉默着……

我糊涂了，会不会不是梦？我还有几分清醒，可是怎么也睁不开眼，更看不清阿光的脸。

……

醒来的时候脸上冷冷的。阿光那边的车窗开了小小一道缝。但也足够冷风吹了。也许他真抽了一支烟。

城东好像走了很久才到。我被半拖半扛地弄上了四楼。快有3点了吧。瘫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强撑着精神，他在里屋铺被子——

“阿亮，快进来睡，别在外面，会冻着的。”

“噢……你也快睡吧。”

“你睡吧，我出去。”

“啊？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啊？”

“没办法，她还等我呢，”阿光瘪了瘪嘴，跟我晃了下手机，显得一副无奈的样子。

你丫是真无奈还是假无奈啊！作为一个万年光棍我对睡姑娘这事可是向往无限啊。竟然还在那儿给我装……可惜当时实在是太困，完全开不足火力来攻击他。

好吧，我走到屋里，倒头就睡。

迷糊里听到带门的声音。

再晚些时候好像又听到门的声音。

这一觉睡得真是不舒服。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脑子忒闷，看了下手机，都快11点了。